

【读史札记】

食之清雅

□萧萧

人间风物的鲜美，有时不需要外物介入，其本味是食之清雅，让食物做回自己。

“清雅”二字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带着中国人的美好饮食趣味。“清”是个很美妙的字，从古至今，但凡含有“清”字的词皆美好，如“清淡”“清语”“清波”“清茗”等等。写下《山家清供》的宋人林洪，是深谙清雅饮食之道的人。“山家清供”摆明是和山野之家息息相关的清淡食物，有别于大鱼大肉。一道“槐叶冷淘”，不过是盛行于唐的一道冷面，语出杜甫诗中所说：“青青高槐叶，采掇付中厨。新面来近市，汁滓宛相俱。入鼎资过熟，加餐愁欲无。”林洪借其精魄，娓娓道来其制作方法：在夏天采摘长得高的好槐叶，用开水略浸，研细滤清汁，和面做成细面条，用醋、酱做成调味汁，将面条摆在盘中端上来，看上去青碧可爱。食物的自然清气就这样从字里行间漫溢出来。炎炎夏日，一盘槐叶冷淘在手，未举箸，心底已是一片清凉。

这样有清气的食物，还表现在《山家清供》里的“冰壶珍”上。“冰壶珍”来自宋初名臣苏易简的一段故事：某日，宋太宗问苏易简“食品称珍，何者为最”，苏易简说“食无定味，适口者珍”，就是说不管什么食物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他这么说的原因是，自己曾经在酒醉后狂饮雪地里掩埋着的一坛腌菜汁。腌菜汁又酸又咸，常人避之不及，但这对醉酒的苏易简来说，既解渴又醒酒。彼时，这雪中冰镇的带着蔬菜清味的腌菜汁，于苏易简而言便成了最珍奇的食物。看似不显山露水，却有着出奇制胜的味道，这是清雅之食的魅力所在。

说到清雅之食，一定绕不过老饕苏轼。在他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里，不是被贬谪，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。但面对大起大落的人生，他从未一蹶不振。其因何在？完全是因为苏轼对生活一直秉持着热爱之心。这热爱里有山水、有诗词，更有清雅美食无数。一根笋，他吃出的是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”。人间有味是清欢；一条鱼，他吃出的是“烂蒸香茅白鱼肥，碎点青蒿冷饼滑”；几颗荔枝，他更是吃出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被贬杭州任通判之时，朋友们都为苏轼打抱不平，他却入乡随俗，把日子过得像诗。“龙井虾仁”便是苏轼在杭州的独创之作。彼时苏轼极爱饮茶，又兼爱这里的河鲜，西湖边清明前后采摘的龙井茶，取其嫩芽作鲜蔬，与新鲜剥制的虾仁搭配，虾中有

茶香，茶中有虾鲜，早已超越了菜的本味，一如杭州山水的清新淡雅，更与苏轼彼时的性情相得益彰。

“诗佛”王维对清雅的事物更是情有独钟。《山居秋暝》里写有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这两句诗简直就是一幅写意画，那种扑面而来的幽清明净的气息，是王维独有的“以物芳而明志洁”的精神所在。由精神的清明过渡到物质，他在饮食上也尤喜清雅的素食。《游感化寺》中云：“香饭青菰米，嘉蔬绿笋茎。誓陪清梵末，端坐学无生。”一碗清香的菰米饭、一钵清绿的芋羹，都是乡野之物，简单而家常，但在王维眼里绝无粗陋之相，而是香饭嘉蔬。那时，王维已没有了对仕途的欲望，清淡饮食中，他觅得的是心灵的愉悦。

有时候，中国文人的饮食，食材是否珍贵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清雅的气场。

《浮生六记》里的沈复和芸娘情深意笃，两人都喜欢箪食瓢饮的简单生活。沈复得闲时喜欢喝点薄酒，吃菜不多，为此，芸娘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个梅花盒：“用二寸白瓷深碟六只，中置一只，外置五只，用灰漆就，其形如梅花，底盖均起凹楞，盖之上有柄如花蒂。置之案头，如一朵墨梅覆桌；启盖视之，如菜装于瓣中，一盒六色，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，食完再添。”芸娘是个有慧心的女子，白瓷与灰漆相映，宛如墨梅自然盛放于盒上，清雅之余，赏心悦目，更兼顾了食器的实用性。

与芸娘的梅花盒一样，有清雅之气的，要数妙玉的雪水茶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中，妙玉邀请宝玉和黛玉一起品茶，袅袅茶香里，宝玉把玩着茶盏只品了一口，便觉得此茶与往日有诸多不同，最显著的一点是没有市井气。黛玉略显迟钝，径直问妙玉是不是又用了陈年雨水（因为之前妙玉曾用陈年雨水给贾母烹过茶）。没想到这一问，竟遭到妙玉嘲笑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时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。今年夏天才开了的……”天上落下来的水，古人称为“天水”“无根水”，比如雪水、露水、雨水。清代震钧在《茶说·择水》中说：“雪水味清，然有土气，以洁瓮储之，经年始可饮。”梅花雪水煎香茶，可尽得茶之静美与芬芳。在此，不得不叹一句，曹雪芹才是得了清雅之道的真传之人。

（本文作者为作家、出版人，出版有个人作品集《慢煮光阴一盏茶：中国茶人录》等）



【岁月留痕】

那时我们村避暑

□杨森

母亲80岁了，我发现她年老后似乎越来越不怕热了，夏天最热时一般也就拿个蒲扇摇摇，很少吹电扇空调。母亲说她怕风怕凉。

可今年不行了，端午节过后济南的天气一下热得出奇，人像站在锅炉旁，被炙烤得难受。就连一向不怕热的母亲都一反常态地要求开空调。母亲说，还是空调好，风不硬，凉快，可比我们小时候去场院强多了。

母亲小时候家住平阴孝直，她说那时天气也挺热，整个村子像放在蒸笼上，人热得无处躲，晚上在粗布蚊帐里根本睡不着。夏天蚊子多，不敢开蚊帐，真遭罪啊。天热，屋里待不住，大家就想法到屋外凉快，比如下红薯井，我们那里也叫地瓜井或地瓜窖子。那时每户家里或地头上都有地瓜井，有三四米深，里面阴凉安静，蚊虫也少，是乘凉休息的好去处。可这种地方一般要老人优先，晚辈去会让人笑话。老人们在里面铺块席子，喝茶、吸烟、休息，像是进了天然的空调房，虽然有点闷，空气不流通，但总比外面舒服点儿。只是时间长了会落个腰疼腿疼，因此有的老人也不愿去那儿。

也有上屋顶凉快的，过去的屋顶是石灰锤成的平顶，人在上面倒也安全。拽上块麻袋片之类的东西，人躺在上面数星星、看萤火，惬意悠闲。但要不断地拍蚊子，一晚上也睡不安稳，更不能随便走动，毕竟从上面掉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村里有几个好喝酒的喜欢到村东边的桥头上凉快。那儿有棵50多岁的老梧桐树枝繁叶茂，遮挡了半个桥面，加上桥下潺潺流水，桥上凉丝丝的。特别是有月亮的夜晚，如水的月光洒在桥上，溪水闪着碎银。几个人点一堆熏蚊子的烟火，拿出瓜干酒，就几粒花生，高兴了还会划几下小拳（小拇指压大拇指）、大拳（五指压四指）和响拳，一时间桥头上竟飘起了酒香，响起了带着醉意的酒令。

当然，还有五六个人喜欢跟着同环二哥上村南边的山坡上凉快，那里是村里有名的紫

砂片子，地势较高且平缓，偶有山风徐徐，也是乘凉的好去处。同环二哥喜欢拉弦，芒喜欢打板，还有两人喜欢唱豫剧，一伙人便凑成了野戏班子。晚上怕打扰大家休息，他们就到紫砂片子那里拉弦、打板、唱戏，最喜欢唱的是《对花枪》和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哼哼呀呀的，一般要折腾到夜里一两点钟才肯消停。

村里多数人还是喜欢去场院凉快。母亲说，那时一个小队一个场院，是晚上村里人集中休息的地方。姥爷家在六队，场院在村东，有篮球场大，上面堆放了几堆泥顶的麦垛和三个碌碡。晚上来场院时，大伙约定俗成，男的在南边，女的在北边，要是哪个浑小子不小心跑错了地方，准遭婶子大娘一顿臭骂。

母亲那时十几岁，每天晚饭后她的任务就是背上小姨，拽块席子去场院占地方。家里姊妹多，母亲要背好几趟。母亲说队里的场院大，透气，蚊子少，比屋里凉快，人多也热闹。有一天后半夜，天有些凉，姥娘让母亲回家拿个床单来盖上。谁知母亲刚一进院突然听到有人咳嗽的声音，这下可把她吓坏了，扭头就跑，说啥也不敢进屋拿床单了。姥娘安抚母亲说，那不是人，是刺猬。咱院子里有个刺猬夜里好咳嗽，我忘记告诉你了。最后还是姥娘踮着小脚颤巍巍地回家拿了床单。第二天姥娘嘱咐姥爷，快去找刺猬吧，把它扔得远远的！

母亲说，从那次起她似乎受了点惊吓，夜里一个人再也不敢回家了。

平常夜里场院还算肃静，大家说话都低声细语的，唯恐影响别人，连孩子们都学安稳了。可有一天深夜，大伙睡意正酣，突然刮起了狂风，紧接着闪电雷鸣，暴雨夹杂着冰雹一下倒进了场院。这下场院可炸锅了，像落下个炸弹，孩子哭、大人叫，你推我拥，摔倒的、咒骂的、拽着的、背着的、连滚带爬的，大家争着往家跑，有的连衣服也顾不上穿。人人头上有包，个个成了落汤鸡，整个场院里鬼哭狼嚎，一片慌乱。如今母亲说起来，也成了难得的记忆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文化漫笔】

□童卉欣

周末，听一位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教授讲座。她说，当今学子，古典文学知识普遍匮乏，有一次她收到大学生的作业，上面赫然将林黛玉住的“潇湘馆”写成“肖像馆”。听众集体大笑。

年轻一代同网络热词、热梗熟悉而亲密，说起古代文史，他们觉得晦涩难懂，不够轻快可爱，所以悉心钻研者少，能正确阅读、理解的人也不多。

启功先生任教北师大中文系带研究生时专门开过一门课程叫“猪跑学”，来自北京的一句俗语：“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”所谓“猪跑学”就是最普及、最基本的知识，因启功先生认为，即使读到硕士、博士，还是不能忽视语言文字、历史文献、民间习俗、艺术修养等最基础的知识。“猪跑学”的目的在于传授基本的中华语言、历史、民俗、文艺等知识，普及古代文化通识。

人人需要“猪跑学”

北大的吴小如教授深为赞同“猪跑学”，写过一首《丙戌上元戏成五律一首》作呼应：“世事日蹊蹊，太牢狴犴栖。舟沉遭破斧，鹤立愧群鸡。人我同家父，存亡共品题。洛滨思白傅，芳草正凄凄。”吴教授用戏谑的诗句串起了几件他亲闻亲见的小事：“狴犴”是一种怪兽，画在古代牢狱的门上，代指牢狱，“太牢”则是一种古代祭祀之礼，有老师将“太牢”理解为“监牢”，把“太牢”和“狴犴”扯到一起，是完全的错位。碰到这样的老师，学生岂不更加迷糊？小舟沉了，因为遭遇到一把“破斧”——这是某些人心中想当然的“破釜沉舟”。有单位负责人当众发言：“本人鹤立鸡群，深感惭愧……”这位负责人当真应该惭愧，但绝不是因为他的“鹤立鸡群”。某年轻人去同学家做客，称呼同学的爸爸为“家父”，对方听了，不知对这“乖儿子”如何应答。对于健在的作家，介绍人向人推介说：“××先生可是了不起的大作

家，身后存有作品五十部呢！”该作家一定为难了——我接下来是写还是不写呢？连我身后的作品数都统计出来了！某硕士论文里有句“洛滨思白傅，芳草正凄凄”，该生知道白傅是白居易的别称，却不知芳草只能“萋萋”，不能“凄凄”。

这些笑话只是小范围的“献丑”，尚可一笑了之，有些面向大众、面向国际的历史剧，也会犯常识性错误，被网友翻拣到。某历史剧里，太后口口声声说“我孝庄……”殊不知，“孝庄”是谥号，是给地位高的人死后追加的。

虽然我们不能个个都成为知书达理的博雅君子，可是贻笑大方的低级错误还是少之又少才好。为避免林妹妹在“肖像馆”暗自饮泣、白居易在天之灵“凄凄”、孝庄太后玩起“穿越”，人人需要学点“猪跑学”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专栏撰稿人，现供职于湖北省嘉鱼县文联）